尹家民黄埔·红墙系列

国共

往事风云录 2

十年内战风雨

尹家民 著

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共往事风云录. 2 /尹家民著. —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1. 12
ISBN 978-7-5154-0087-7

Ⅰ.①国… Ⅱ. ①尹… Ⅲ. ①中国历史：现代史—史料 Ⅳ. ①K26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51623 号

出 版 人　周五一
策划编辑　陈德仁
责任编辑　姜楷杰
责任校对　周　浩
装帧设计　古　手
出版发行　当代中国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 8 号
网　　址　http://www.ddzg.net　邮箱：ddzgcbs@sina.com
邮政编码　100009
编 辑 部　(010)66572154　66572264　66572132
市 场 部　(010)66572281 或 66572155/56/57/58/59 转
印　　刷　北京润田金辉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20×1060 毫米　1/16
印　　张　17.25 印张　2 插页　插图 24 幅　26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拨打(010)66572159 转出版部。

目录

第一章　风云变幻的 1927　1

斯大林有句名言：“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不管斯大林后来犯有多少错误，发出过多少条不切中国实际的指示，但中国共产党人的揭竿而起，总与这句名言有关。周恩来首先走向暴动的舞台。

蒋介石何以坚持定都南昌？/ 2
号外：中国苦力竟一夜间收回了英租界 / 6
年轻的中共在成长 / 10
一句名言创造了一部历史 / 11
陈独秀心力交瘁 / 16
走向暴动舞台的周恩来 / 18
各有各的心思 / 22
蒋介石终于撕下面具 / 24
周恩来初尝胜果 / 28
血腥气的秘密会议 / 31
陈独秀时梦时醒 / 35

第二章　政变车轮碾过上海滩　39

共产党人也有过捉蒋计划。正在紧张筹备之际，汪精卫的突然出现，使紧绷之弦松弛下来。原因是：汪一向以左派领袖的面目出现，再就是其途经莫斯科时，共产国际和苏维埃政府都答应给他全力支持。

林伯渠曾携捉蒋密令 / 40
在蒋、陈之间跳来跳去的汪精卫 / 42
悲剧终于发生 / 44
政变的连锁反应 / 48

高语罕出党和恽代英入狱 / 53
邓演达谋求联合反蒋未成 / 55
恽代英留下万古诗 / 59
邓演达遭暗杀 / 60
陈独秀时代结束 / 63

第三章　党在激流人在悬崖 67

中共中央“五大”是在武昌的一所小学里召开的。这里几乎聚集了被蒋介石通缉的所有共产党“首要分子”。陈独秀精心准备的书呆子气十足的发言并未打动委员们，而瞿秋白放在代表座位上的一本小册子却引起强烈共鸣。国际代表罗易将莫斯科的“五月指示”泄露给了汪精卫。

周恩来主张讨蒋 / 68
毛泽东只当选了候补中央委员 / 70
周恩来与陈赓：逃离之夜 / 73
莫斯科争论中产生的文件 / 75
罗易泄露了斯大林的“指示” / 79
中共中央改组：一个重要转折 / 83

第四章　逼急了的将帅们 89

不算苦苦追赶队伍的陈毅，从南昌起义中就走出了六大元帅、上百名将军。其中不乏黄埔师生、国民党中的中共秘密党员。被誉为“独目军神”的刘伯承和“红军之父”的朱德以前曾是对手，黄埔军校教授部副主任叶剑英从此与蒋校长一刀两断。

中共退出政府，但不退出国民党 / 90
朱德将计就计 / 92
十字路口的叶剑英 / 95
刘伯承与朱德曾是敌手 / 99
闹饷惹急了贺龙 / 104

第五章 庐山上下风满楼 109

起义军将领性格各异：刘伯承与贺龙都是方言大师，爱摆龙门阵；而叶挺沉默寡言，要是不说话就是表示同意。叶剑英总能在关键时刻送出情报。甘棠湖上一叶小舟，决定着一个惊天计划。而一切都要等张国焘来决定……

叶挺秘密向南昌靠拢 / 110
让南昌与宁汉成三足鼎立 / 112
共产党人频繁上庐山 / 115
共产国际又派来个罗明纳兹 / 118
周恩来谋划暴动细节 / 120
甘棠湖：小船上的大决策 / 123
庐山：政治气象台 / 125
起义计划的最后一笔 / 127

第六章 周恩来果断下令 133

有人曾主张将阻止起义的张国焘绑起来。因出了叛徒，不得不将起义时间提前两小时。而周恩来担心的是，朱德仍在佳宾楼酒宴上与敌军官周旋。

张国焘陷入孤立 / 134
张发奎也盯着南昌 / 136
7 月 30 日，夜，无人入睡 / 138
叛徒——危险的信号 / 143
朱德的“鸿门宴” / 144
响彻历史的一枪 / 146
革命委员会通缉蒋介石、汪精卫 / 149

第七章 悲歌英雄 153

当起义领袖们已成为共和国的顶梁之柱时，回首往事，他们也曾发出一声声感叹：当时急于求成，要拿下广东；当时的思想与认识微

弱；起义是仓促的，准备是很不充分的。败走香港，周恩来差点走到生命的尽头。

庐山之侧的起义领袖们 / 154
走哪条路似不重要 / 157
撤离中的男兵女兵 / 161
贺龙的方阵里眼镜多、白头发多 / 164
亏得周恩来等撤得及时 / 168
流沙——一个地名的寓意 / 171
领袖们暂避香港 / 176
周恩来危难时刻 / 178
困境中的朱德、陈毅和林彪 / 181
英雄们重聚上海滩 / 186

第八章　中原大战中的蒋介石派系 191

海外学者论及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时，常常归咎于两件事，一曰中原大战，二曰西安事变。据说中原大战各方动用的总兵力达 150 万之众，并称“如果没有中原大战，政府在南方的部队就不会悉数北调，初成星火的朱毛红共军就不会乘隙坐大，形成燎原之势”。

黄埔系又将蒋扶上台 / 192
资格大于战功 / 198
刘峙找蒋诉苦 / 200
军中有杀有赌 / 202
蒋介石的银弹和肉弹 / 204
陈诚的军风与婚姻 / 205
夫人路线果然灵验 / 209
顾祝同的带兵怪招 / 212
钱大钧的姊妹花 / 214

第九章　低潮中的中共中央 219

仅就婚姻而言，周恩来与邓颖超、蒋介石与宋美龄都可以称得上“模范夫妻”。宋美龄辅佐夫君，热衷参政；邓颖超悉心照料周恩来，

她要晚辈们记住，坏人翻出“伍豪事件”，是要陷害你们的伯伯，了解内情的人拿出了证据交给毛主席……

周恩来、邓颖超途中遇险 / 220
宋美龄为蒋介石祈祷上帝 / 224
顾顺章叛变 / 226
向忠发被捕，周恩来离开上海 / 231
暗杀大王上海刺蒋 / 235
周恩来被“伍豪事件”恶意中伤 / 237

第十章　从此兵戎相见 243

毛泽东红军总政委的职务被罢免。在离开前线返回后方时，毛泽东拉着周恩来的手说：“如果前线需要我，我会立即赶来。”而蒋介石经过短暂的下野，又重掌权位，当上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陈诚趋势发明了一喊“领袖”就立正的党规。

苏区，毛泽东遭受打击 / 244
庐山成为国民党中央发令台 / 246
周恩来与朱德第四次反“围剿” / 248
陈诚发明喊“领袖”时立正 / 253
“太上皇”李德“两个拳头打人” / 255
蒋介石利用特务杀人 / 257
“三人团”率部转移 / 259
蒋介石上了峨眉山 / 261
共产党总算有了一块“绿洲” / 267

第一章
风云变幻的 1927



斯大林有句名言：“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不管斯大林后来犯有多少错误，发出过多少条不切中国实际的指示，但中国共产党人的揭竿而起，总与这句名言有关。周恩来首先走向暴动的舞台。

蒋介石何以坚持定都南昌?

北伐军总指挥蒋介石到达南昌之时的心情和表情，是自黄埔建校以来从未显露的。不啻是喜上眉梢。

还有权势的炙手可热。

还有看着碗里想着锅里的渴望。

喜欢归纳历史的美国人（前美国总统尼克松）认为：当蒋的军队出师北伐，试图用军事手段统一中国的时候，中国有些地方在外国人手中，有些地方为军阀所割据，还有些地方处于混乱的无政府状态。蒋在挺进途中逐渐聚集起中国最强大的军队，几年后，中国统一，他被拥为统治者。然而，这种统一主要是在名义上而不是在实际上。蒋压倒了对手们，但并未制服他们。尼克松深深记得第一次与蒋介石交谈时的印象：

> 蒋常穿笔挺的黑披风，剃光头，在私下会见中态度严肃，不苟言笑。他有个习惯：我讲完话，他总要急促地说声“好、好”，使人觉得他有点神经质。但是他的眼中露出自信和坚韧的神情，黑色的双眸偶尔也放出光芒。在我们开始讨论之前，他一直环顾房间，可是会谈一开始他便自始至终两眼盯着我的眼睛……

而描述多于评论的苏联人（当时青年共产国际东方部派往中国的代表 C. A. 达林）列出了这一时期的时间表：

1926 年 12 月 8 日，牯岭（庐山）会议结束。第二天，大家都下山去九江。蒋介石是一副很关心和体贴人的样子，为安排政府委员和客人们的轿子还费了不少心，俨然是一个“正人君子”，他是最后一个坐上轿子的。

12 月 10 日夜，政府从九江迁往武汉。大家都来到码头上，轮船已停在这里了。夜里很冷，政府委员们已经坐在船舱中。蒋介石来了，他轻松愉快，满面笑容，和大家特别客气，向所有的人伸出了手，向大家告别，因为他不去武汉，而将留在南昌。

清晨，轮船向后坐了一下，就起航朝武汉开去。把一个政府中心留在南昌的河岸上，把另一个政权中心拉向武汉。12 月 10 日，政府成员在武汉受到十万游行群

众的隆重欢迎。就在这一天，南昌和武汉的斗争开始了。12 月 15 日，蒋介石下令禁止汉口罢工，然后紧接着发出命令解除工人武装。命令一道接一道从南昌发来。制定了反对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各种办法。南昌成了国民党右派和反革命的中心，为首者就是蒋介石。

蒋介石为何顽固地坚持定都南昌呢?

1925 年，孙中山死了。在他身后留下了一个“三民主义”，一个早已沉溺于中国的权力角逐的接班人蒋介石。

蒋介石在 1924 年从莫斯科访问回国后，被任命为黄埔军校校长。这使他头上多了一顶导师的桂冠。按照中国人的传统：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他凭借随黄埔军校校长一职俱来的对军队的控制权，成为国民党内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不像孙中山用身体力行和政治鼓动赢得别人的忠诚和尊敬，而是以看得见的钱财和看不见的未来笼络人心。他消瘦，能言善辩而不带夸张，机警的黑眼珠转来转去，似乎可以看穿一切。

孙中山死后，无人再来约束国民党，党内右派和左派的冲突完全公开化。蒋介石是右翼领袖。国民党在举国沸腾的反帝浪潮中看到了自己的机会，于 1925 年 7 月宣布自己是中国的国民政府（广东国民政府）。争夺孙中山的继承权的角逐这时尚未明朗。蒋介石担任了军队的总司令。另一位政客，外貌和他的言辞一样漂亮的汪精卫担任政治上的党主席，他们以脆弱的合伙关系分享党内领导权。1926 年 3 月，蒋介石试探性地向共产党发动了一次阴谋袭击，挑起了“中山舰事件”。因时机尚不成熟，清洗共产党的初衷并未得逞。一石三鸟，没有打走共产党，却撵走了国民党中的一老一少：胡汉民和汪精卫，这同样令蒋介石欣喜。在他的权力走廊中又踢除了两块绊脚石。胡汉民和汪精卫之间也有矛盾，鬼使神差的，两个人在香港换船时竟不期而遇，不得不拉下帽子掩面而过。现在被尊崇为“左派”的汪精卫又回来了。而共产党人并未因“中山舰事件”引起足够警惕，仍在一往情深地革命，活跃在正在抵制英货的香港，到处组织农会和工会。黄埔军校的党代表们也在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的率领下奔赴军队各阶层。墙壁上到处可见他们的标语：“打倒帝国主义！中国劳动者要奋起！打倒外国的文化侵略！砸烂不平等条约!”黄埔军校礼堂的墙上有三幅外国压迫中国的宣传画：一幅是 1842 年焚烧鸦片；另一幅是外国军队 1900 年进入北京时用枪和刺刀屠杀义和团；还有一幅是外国人在 1925 年的五卅惨案中用机枪向学生、妇女和儿童扫射。

1926 年春天，广东和广西的两位进步领导人李宗仁和白崇禧加入革命行列，国民党由此获得了进行北伐、夺取全国政权所需要的根据地和实力。孙中山呕心沥血但仍未能发动的北伐终于来到了。

1926 年北伐正式开始，第一阶段的目标是长江流域三大城市汉口、南京和上海。国民党军队不足十万人，蒋介石虽然身为总司令，但不能完全控制这支军队。他们的对手是由五花八门的部队组成的大军。迫在眉睫的危险，使那些水火不相容

的老对手结成了一个尔虞我诈的同盟。其中包括张作霖、吴佩孚和上海地区的五省军阀孙传芳，以及有“大象般的身躯、猪样的脑子、老虎的暴性子”的山东军阀张宗昌。中国西北部的军阀阎锡山和基督将军冯玉祥则在一旁观望和等待时机。阎锡山很想和其他督军站在一起，但还没有最后拿定主意，而冯玉祥则打算和国民革命军结为同盟。



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

北伐的部队中有大量共产党人，他们仍然遵循不扰民、不劫掠人民的信条，在出征后的头几个月，势如破竹，屡获重大胜利。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就控制了四个最重要的省份并冲到了长江流域。诚如预料，革命地区如此迅速地扩大，引起了国民革命统一战线内部矛盾的尖锐化。在军政领导人中围绕着革命中国的新的首都问题，即广州政府现在应当设在哪里的问题展开了斗争。

大家都明白，把领导机关迁徙到华中是必要的，不然政府就有可能变成对革命进程不发生重大影响的广东省机关。从各方面看来，新的中心自然是解放了的武汉。但是蒋介石坚决反对这一点。

北伐的节节胜利，使得蒋介石戴上了更加荣耀的光环。蒋介石声名大振。甚至有位狂热的女记者在报上撰文说：我近来心目中只有两个英雄（你晓得妇女的心目中总不能不有英雄的），一文、一武。文英雄不待言是胡适，武的也不待言是蒋介石……

蒋介石心里发热。

作为右派的首领，最关心的还是政治前途。他想让国民党中央执委会促使军队向南京和上海推进。拿下武汉的并不是由蒋控制的军事力量。蒋介石指望在占领上海后与帝国主义势力建立联系并取得他们的支持，以便镇压共产党和国民运动，使他讨厌的民众运动在政府的紧箍下渐渐消失。

这一点后来果真实现了。但蒋的当前任务是消灭江西的左派力量，并借助李济深的帮助消灭广东的左派力量。蒋利用他的一个取胜法宝：在敌视他的那些派系中制造矛盾，鹬蚌相争之时，他好得利。在这种情况下，江西省可能成为某些军阀的钓饵。蒋首先想在敌视他的“保定系”中制造分裂，并得到桂系将军们的支持。从

各方面看，南昌是蒋介石更理想的首都。

那时南昌是商人、手工业者和小官僚的宁静的港湾。该城总共不到 20 万居民，四周围着中世纪的厚厚的城墙。在这里没有工厂式的工业，一所不大的电厂是个例外。在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上，当时的南昌被众人说成是“现在的、过去的与未来的官僚们的城市”。当在江西开展国民运动时，许多地主和财主都从本省一些市镇逃到南昌来了。

但是蒋介石提此要求的理由只有一条，他说政府在军事行动时期应当靠近前线。可是早在 10 月的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已经通过了迁都武汉的决议。

所以，当 12 月 3 日国民政府的第一批成员从广州来到南昌，三天后在庐山与蒋介石会商，会商后，委员们赶往汉口，蒋介石仍留在南昌，似乎在这里等待政府的第二批成员。可是他的做法中表演的成分太明显了，第一批委员们纷纷叹息，这个人是不见棺材不落泪，没有泰山压顶之势休想让他离开南昌一步。

为了与蒋介石对抗，委员们企图利用汪精卫的有名无实的革命威信。当时许多人相信他的乔装打扮和花言巧语。所以委员们把他请回政府，作为政府回到“中山舰事件”前执行的路线的象征。1926 年秋天，请汪就任政府首脑的呼声掀起了不小的风潮。

1927 年 1 月初，国民政府的第二批成员来到南昌。蒋介石乘此机会召开了国民党中央执委会政治委员会会议。何香凝、林祖涵（伯渠）、邓演达、谭延闿、张静江、朱培德、陈公博、顾孟余、财政部长宋子文、中央执委会组织部长陈果夫等人出席了会议。

蒋介石是不能不玩弄花招的。他的意图事先并未正式通知汉口方面，再说会议没有足够的代表性——缺乏必要的多数。他要让这些人作出政府暂时设在南昌的决定。保定军校出身的邓演达始终保持军人姿态，一双大马靴就是不走路也会随着他的话语发出铿锵的敲击声。他坚持反对定都南昌。宋子文也热烈赞成政府设在汉口，他大概是为了他的主管部门着想。他说，一旦迁都南昌，整个财政就要失败，而现在在北伐军占领的地区内经济危机已经在蔓延。陈公博也赞成定都武汉，一来他考虑到政府的威信，二来在南昌没有同被国民革命军解放的各个地区建立可靠联系的条件，何况去年 10 月政府已经有过定都汉口的决定。

蒋介石低眉锁眼，并不摇头，但嘴里说的全是反对意见。他长篇大论，对广州通过的 10 月决议提出疑问：通过这一决议时，奉系还没有盘踞北京。而现在张作霖已经宣称北京是国家的首都，并准备和国民革命军打到底。河南局势变得非常危险，湖北的部队是靠不住的，所以武汉处于严重的威胁之下，同时浙江已经发生了战事，在已经巩固的南昌领导作战是较好的，如此等等。一句话，这里看到的蒋介石，是一个扮演了狡猾的、善于用冠冕堂皇的辞藻掩盖真实意图的花言巧语者的角色。

张静江和顾孟余支持蒋。



张静江

谭延闿起先懒洋洋地说，在广州似乎只从原则上决定了这一问题，如果情况有变，可以考虑重新审查决定。然后，他支持在弄清事态之前政府暂时留南昌。

林伯渠轻轻地敲着桌面。因中共中央也反对贸然迁都武汉，以及担心二、六军同唐生智的旧怨较深，怕迁都武汉后与唐发生纠纷，一开始也赞成将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暂留南昌。他针对南昌方案说道，在战争期间，这也许是必要的。但很快他就放弃了这一主张。

蒋介石可以微笑了。他将挂在嘴角尚未消散的微笑传递给坐得远远的朱培德。朱培德还之以微笑，却很圆滑，他说他没有理由充足的意见。

事情就在这种半推半就的朦胧状态中决定了。

会后，政府的第二批成员中一部分自愿在南昌住下，而另一部分人实际上变成了蒋和蒋的集团的高级囚徒。

号外：中国苦力竟一夜间收回了英租界

然而，就在蒋介石在南昌迫使政府大员们俯首就范，并竭尽全力继续向历史上的南方之都南京和金融中心上海推进之际，汉口正弥漫着国际大暴动的炽热气氛。这里的民众还沉浸在北伐胜利和政府迁都武汉的喜悦之中。各机关团体学校除举行了盛大的集会之外，省市党部、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及各军政治部分别组织宣传队，都深入下层作政治宣传。凡属交通要道行人稠密的地段，都有人在讲演。从一码头江汉关怡和园一直到后城马路，这一条线是英租界与中国地界接壤、华洋杂处、行人众多之地。宣传队就选择了这一条线作为宣传讲演的重点。在元旦和 2 日虽然中英双方发生了一些纠纷，因为几个印度巡捕与工人运动有联系，由他们居中斡旋，双方平安无事。到了第三日，英国新调来几只兵舰停泊在英租界江面，英国水兵全副武装登陆，在英租界各交通路口驻卫，在江汉关一带尤多。他们安置巨大木桩，拉起电网，设置机关枪哨位，枪口正对着华界及宣传站，如临大敌。行人为之侧目，码头工人和黄包车工人更是愤慨。

下午 3 时许，宣传队开始讲演，虽然秩序很好，但听众越聚越多，交通上已成阻塞状态。英国水兵蜂拥上前，实行驱逐，但群众不为所动，英兵复以冲锋姿态，

用刺刀向人丛中乱戳，当场杀死海员工会会员一人；码头工会会员李大生腹部被刺刀刺穿，大肠流出，危在旦夕；黄包车工会会员方汉山腰部被刺刀刺入甚深；其余市民被打伤杀伤者共有三十余人。群众见状无比愤激，一时喊杀喊打喊拼人声震天，几十个英国水兵陷入十几万民众的包围之中，一筹莫展。群众越过铁丝网，占领机关枪阵地，掉转枪口，准备向英兵及武装巡捕射击。因为这些人从未摸过机枪，不然英国军警的死伤就很难估计了。经过这一场恶斗，英国水兵四散奔逃，有的丢了枪，有的缴了枪，有的逃上了兵舰，有的逃进了工部局。正在这难分难解之时，武汉卫戍区派来了一营兵力，进行弹压，国民政府的代表徐谦、蒋作宾，汉口市党部代表李国暄、宛希俨，市公安局长张笃伦等同时赶到，向民众宣示对付办法：革命民众与革命政府同心协力一致对外！民愤稍平，才把一场紧张局面暂时平定下来。当晚各人民团体都召集了紧急会议，商议进一步的斗争办法。汉口市党部召集武汉农、工、商、学各团体代表在汉口总商会开紧急联席大会，作了九项决议，请国民政府对英国领事馆提出八个条件，限领事于 72 小时内答复。委员们立刻将这些条件，先口头向政府陈述。

此时国民政府并未完全迁到武汉，还有一部分要员仍在蒋介石“照看”下的南昌。于是汉口的部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组织临时联席会议，代行国民政府职权，很快对英水兵行凶之事发布了紧急公告。

到 4 日下午 7 时，国民政府代表徐谦、孙科、蒋作宾等，到新市场召集各人民团体代表开会，宣布政府对于此次惨案的态度与办法，对农工商学联席会议提出的八项条件，已决定全部接受，且已由外交部分别进行，故此次对英之交涉，政府与人民完全一致。国民政府外交部已于 3 日晚向英国领事提出口头抗议，限其立即撤退英租界之水兵及义勇队。至 4 日晨英国领事答复完全照办，并允许中国军警入驻英租界。武汉卫戍司令部弹压事变的部队，当晚即进驻英租界，驻扎在巡捕房后堆楼内，次晨复增派兵力一个连，由营长一人、党代表一人统率，在巡捕房办公。一切军事与行政事务由党代表秉承外交部办理，混乱的局势暂时被缓和下来。

英国对国民政府的外交方针，最初是采取居高临下的强硬政策。自 1 日斗下来，在中国民众排山倒海的压力之下，不得不变为退让的态度。但是他们不相信联席会议的决议会成为现实：在九项对国民政府的要求中，有几条是让英国人毛骨悚然的，譬如立即收回英国租界；收回海关；取消英船在中国内地之航行；撤销英人在华之领事裁判权……绅士风度十足的英国领事正在他的雪茄烟味中打着算盘：

第一，估计国民政府还没有收回租界的准备，汉口又不是就一个英国租界。中国民众虽然有此呼声，政府不可能完全接受。在讲价与还价之间，英国方面可以先将这个乱局面踢给国民政府。搞好了，还可以根据条约交涉，将来还可以同其他国家一样保留租界；退一步说，就是搞坏了，难道不可以此为借口，进一步联合华盛顿会议成员国，再搞一套类似鸦片战争式的入侵中国的新计划？

第二，英租界的侨民和商务管理繁重，毫无对外经验的国民政府派出的人员能

管理得好？谁能保证不再度发生纠纷？他们甚至期待中国人民再以义和团的老办法来对待英国人，以便惹起事端，而使诸列强采取共同行动，重新夺回长江流域的自由权。

第三，国民党与共产党的联合战线有内在的矛盾，蒋介石在与各帝国打交道时在有形与无形之间频送秋波，到了最后关头，可以避开武汉政府，直接与蒋介石进行交涉，至少还可以保持在中英条约上的既得利益……

然而英国领事的三种估计都落了空，还没等他们联系上蒋介石，英租界已被汉口政府收回。

1 月 3 日，整天都是人山人海的庆祝游行队伍，武汉全城真的达到了万人空巷的程度了。到 12 点时，成千上万的民众聚集在与英租界毗连的中国地界上。大家的注意目标是江岸的江汉关大楼，因为晚上要在那里放焰火。到了晚上，欢呼的人群被通明的江面映得清清楚楚，已经有许多张灯结彩的帆船在江面上燃放起鞭炮……

国民政府决定派一营纪律严明的中国军队到租界周围维护秩序。外交部长陈友仁同英国人谈判后达成了从租界撤走英国水兵的协议。陈友仁算得上是国民党内声名卓著的智囊人物了。他身材矮小，机敏果断，出生于西印度群岛，自幼受的西方教育。他总是戴着金边眼镜，穿白皮鞋，不会写中国字，也说不了几句中国话，但谁都知道他能说一口辞藻华丽的英语。起初英国人拒绝撤走水兵，后来陈友仁声称，如果那样他就不能担保民众不自行冲入租界，英国人这才答应撤走水兵而让中国军队警戒中英接壤地带。

这一下，在租界街道上连一个外国人的影子也看不见，只是在窗户口才有一些欧洲人带着吃惊的面孔探出头来。



“一三”惨案发生后，国民革命军一部开入汉口英租界。

到了 12 点时，中英接壤处聚集了成千上万的示威民众。下午 3 点，他们推开守卫在租界入口处的中国士兵，自行拆除所有电网，搬走沙包。一堆堆拆下的废弃物和沙包狼藉满地。在中国当局坚持下，英国义勇队不得不解除武装，义勇队司令部的一切财物以及凡是能搜到的武器，均在中国军队监视下装上轮船。民众捣毁了义勇队司令部。

中国民众在租界的出现，重又招来了英国水兵的登陆。数百名英国海军陆战队员登上江岸，处于戒备状态。

这时，民众继续拥来，所有街道都挤满了人。英国当局要求中国公安局长通知中国军队驱散游行队伍。公安局长没有同意，理由是恐怕激怒民众。

晚上，共产党所组织的游行队伍举着火把走来了。英国义勇队准备对游行者开火，由于中国公安局长的干涉，才防止了一场冲突。

深夜 12 点左右，中国民众开始在江岸散开。但是，英租界仍旧像是经过一场战斗夺下的堡垒。荷枪实弹的士兵在租界入口处警戒，持枪备棍的工人纠察队在各条街道巡逻，篝火在燃烧。围着租界江岸的铁链被砸碎后胡乱堆放在电线杆边上。欧战纪念碑被拆除了。英租界工部局的上空升起了国民党的旗帜。英国领事馆附近也飘起了国民党的旗帜。除了领事馆房顶上那面旗以外，英国旗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尽管各界民众联席会议的决议仅限于提出“抗议”和“要求”，尽管中国当局竭力约束民众，但是到了深夜，局势已经明朗化：民众拆除电网沙包，砸碎江岸铁链，占领了租界。守卫租界的不是军队，而是工人纠察队——民众权力的象征。

5 日，在英租界前和一条马路上，一群中国苦力袭击了一个德国人，因为他们把他当成了英国人。这个德国人被从地上扶起来的时候，身上带有 11 处刀伤。

约中午 12 时，一个苏联同志带着中国翻译在英租界马路上走，当走近欧战纪念碑时，突然一群苦力把他们团团围住，比比划划地谈笑开来。苏联同志通过翻译问他们为什么笑，苦力回答说：“因为你是俄国人。”“你们怎么知道我是俄国人呢?”众人笑了起来。“英国人现在不敢上街呀!”——他们指指苏联同志衣襟上的红星，欢呼。鼓掌。

> 在光天化日之下占领租界，把租界转入中国国民政府权力保护之下，这件事做得如此神速而彻底，以致英国公众都被惊得目瞪口呆，不知道最近还将发生什么……
>
> 起初，英国人获得保证说，中国当局负责戒备租界入口，禁止民众冲入租界。但是，后来中国当局无力禁止民众冲租界，民众一拥而上地涌了进去，纠察队跟在民众后面接替巡捕的岗位，事后才去请求英国当局的允许……

以上是当时《每日邮报》和《泰晤士报》驻汉口记者向伦敦发出的电讯。

长江沿线的中国城镇倍受鼓舞。1 月 6 日，九江发生了同样的事件。

汉口英租界被收回后，驻在长江内河的英国水兵自然而然地有些张皇失措。九江突然发生一个英国水兵开枪打伤一个工人，引起了各工厂工人与码头工会及黄包车工人的公愤，群起包围英租界。北伐军驻在九江的部队协助工人活动，声势甚大。停泊在九江江面上的英国兵船曾鸣炮示威，希图镇压，但是此时全国各地的工人在全国总工会，也就是共产党的集中领导之下，已成燎原之势，势不可当；而汉口与九江是一水之地，朝发夕至，收回汉口英租界的经验，完全被九江的工人接受了。英国在汉口的交涉中，已经采用了退让政策，在九江事件的交涉中也就照此办理，所以在很短的时间内，也解决了。

此时此刻，中国劳动人民的力量，发展到国际政治舞台上来了。国民政府的威信，震动了帝国主义国家长期霸占中国的迷梦。

年轻的中共在成长

南昌蒋介石总司令部的态度已经明确：如果在这次事件的压力之下，如果在显示了工人阶级威力的民众的压力之下，武汉国民党和国民政府被迫采取断然的左倾行动，那么南昌就要组织一个以蒋介石为首的完全公开反对革命的国民党右翼。

在南昌军事会议上，有人谈到了共产党在民众运动中的影响日益增长的问题。张静江还直截了当地提出，必须采取断然措施，“直到开枪”去对付过激的革命运动。武汉被描绘成“共产党的巢穴”。

民众对租界的占领，加强了武汉左派的地位。这个消息对驻守南昌各军的影响也很大。朱培德、李宗仁等桂系军阀正在举棋不定，并开始公开讨好武汉。蒋介石也决定到武汉来一次。

租界里的资产阶级盼着蒋介石快快到来。为了便于蒋介石对武汉的政治领袖们施加压力，1 月 12 日法国银行已经正式通知客户，从现在起直到发出特别通知为止，银行不再负责保护行中的存款。银行中的存款由存户自担风险。美国银行也打算发出同样的通知。

就在这一天，蒋介石到达武汉。国民政府真把他当作“劳苦功高”的总司令来欢迎。数十万民众夹道摇着小旗，连朝鲜人和印度人也出席了民众集会。在欢迎蒋介石的宴会上，有人发言要求把国民政府迁来武汉，总顾问鲍罗廷曾以自己的才能和见识影响过孙中山，但这一套在蒋介石身上却不起作用。他说话时有些激动也有些伤感：“蒋介石同志！我与您共事已经四年了。如果我明天死去，那么国民政府势必要给我送葬——我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我可以毫不客气地说，我不是个别将军的顾问，而是全体被压迫的中国人民的顾问。迄今为止我一直是同您一起搞革命的，迄今为止我们都在猛烈射击反革命，而现在却不得不换一种方式提问题。如果有人不想听我们的忠告，那么世界被压迫人民还是会需要我们的忠告的……”

蒋介石默默地听着。